

元代藏僧沙罗巴译经咒文对音研究*

徐朝东

[提要] 元代沙罗巴翻译的陀罗尼咒语,其梵汉对音反映的汉语声韵调系统主要特点有:全浊声母清化;照二、三组不区别;来母读l;泥、娘母无别;疑、影、以、云、微等读零声母;部分果摄字元音读o;蟹摄三、四等字并入止摄读i,一、二等字独立读ai;流摄重唇音字读u;效摄读au;阳声韵韵尾混淆;入声韵尾消失;宕、江摄入声读o等。其语音应该是元代的汉语通语系统。

[关键词] 沙罗巴 咒文 对音 元代的汉语通语

元代历时98年(1271-1368),这个时期有八思巴(shes-bya rab gsal, 1235-1280)编写的《蒙古字韵》(1269-1292)与周德清编写的《中原音韵》(1324)两部韵书。它们虽然属性不一样,但关系密切(宁忌浮 2016:231-232)。元代语音资料还有曲韵、对音等,译经师沙罗巴的梵汉对音资料对于研究元代的汉语语音,对研究《蒙古字韵》有比较高的价值。

沙罗巴(1259-1314),也作沙罗巴,是元代藏僧八思巴的门徒。元代僧人念常所撰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二十二:“公积宁氏,讳沙罗巴观照。事上师著栗赤学佛氏法,善吐番文字,颇得秘密之要。世祖皇帝尝受教于帝师癸思巴,诏师译语,辞致明辨,允惬圣衷,诏赐大辩广智法师。河西之人,尊其道而不敢名,止称其氏,至呼其子弟皆曰‘此积宁法师家’,其为见重如此。公昆弟四人,公其季也。总卯之岁,依帝师癸思巴薙染为僧,学诸部灌顶之法。……是以名胜之流皆从之游,以师友相处。延祐元年十月五日歿。年五十有六。”如惺《大明高僧传叙》卷一:“释沙罗巴,西国积宁人。”元人王恽《送总统佛智师南还》:“释教总统佛智大师,姓积宁氏,名沙罗巴,华言吉祥智也,西番人。祖相嘉屹罗,父沙罗观,以象胥主译诸经,至师八世矣。”沙罗巴的籍贯是河西秦州(今甘肃天水一带),元人程钜夫《送司徒锡喇卜法师归秦州》诗有云:“秦州法师沙罗巴,前身恐是鸠摩罗”(王启龙 1997:62-68)。其族属,德国学者傅海波(2008:59-65)认为是西夏僧人。陈得芝(2005:245-248)、王启龙(1997:62-68)认为是生活在河陇地区的藏族(西蕃)人,藏名shes rab pa,积宁为其姓氏;延祐三年(1316)“夏人高沙刺巴”建议修建各路帝师庙推定沙罗巴为西夏人,与时间不合,是时沙罗巴已示寂。也有人认为沙罗巴与把密乘《五守护神大乘经》从藏文翻成蒙古文的蒙古僧锡喇卜僧格(Sereb Sengge, Sesrab Sengge),是同一人(李勤璞 2011)。我们采用沙罗巴是藏僧的说法,其“精详内典,又喜读儒书,乐与吾属游”(王恽《送总统佛智师南还》)。曾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“元明清民国时期官话语音语料库平台建设与研究(17ZDA304)”与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明清民国三代北京地区方志中方音研究(16YYA004)”阶段性成果之一。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,谨致谢忱。

出任江浙闽等地释教总统，与王恽、刘敏中、程钜夫等学者交往深厚，与赵文昌等福建的官民也有往来（陈新元 2015:34-41）。

沙啰巴将八思巴为皇太子真金说经所著《彰所知论》翻译成汉文，还译有《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》《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》《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》《佛说坏相金刚陀罗尼经》《佛说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》等。本文主要选取这些陀罗尼中的咒语部分，先将这些咒文转写成梵语，再将汉字逐一对应，并与相关译师的译作以及元代不同的语音资料进行比较，研究这些汉字当时的音值及其反映的语音规律，重点与《蒙古字韵》进行比较，以期对元代汉语实际语音面貌有新的认识。

一 对音的声韵系统

（一）声母

1. 帮组

沙啰巴对音中，帮组（含非组）字 49 个：帮（非）母 14 字、滂（敷）母 1 字、並（奉）母 17 字、明（微）母 18 个。

14 个帮母对音字，其中“跋般”对 p，“闭班斑不”对 b，“巴补波钵必”对 bh，开合、等次平仄不论；“逼毖”对 v，都是入声字；三等合口非母“发”1 个，对 ph。《蒙古字韵》中只有“发”对唇齿音 f；其余帮母字都对 p。

对音的並母字 17 个，“勃频菩嚩”对 b，“跋婆比毗频部菩”对 bh，“婆毗拔鞞脯”对 p，“婆菩”对 ph，“婆频毗伐缚梵鼻别嚩”对 v，没有什么规律。特别是“婆毗频菩”，对清、浊音都有，送气、不送气都有。《蒙古字韵》保留全浊並母，只是三等合口对唇齿音，轻唇音分化。滂母“普”（模一上）声母对 ph，送气音。

明（微）母 18 字，微母 1 个“尾”对 v；其余 17 个都是明母字，一等“母忙摩么曼谟无满门”、二等“麻”、三等开口“穆藐牟弥密”、四等“迷蔑”，全部对 m。“无”是一等明母。“南无”是梵语 namaḥ（“敬礼”“度我”等义）音译形式。梵语中有 namas、namaḥ、namo 三个词形，namaḥ 是 namas 的第一人称主格，namo 是 namaḥ 的分化形式。汉译佛典中，西晋竺法护《生经》《普曜经》，姚秦鸠摩罗什《妙法莲华经》等皆译作“南无”。玄应《音义》卷六曰：“南无或作南谟，或言那模，皆以归礼译之。……（模）本读如谟”（佛典材料皆出自 Cbeta），“无模”同音。《广韵》（巾箱本）一等模韵：“无，莫胡切，南无出释典”，正与“模”“谟”同音；与三等虞韵表示“有无”意义无关。namaḥ，沙啰巴对“那摩”“那谟”“奈麻”。“那谟”“奈麻”也对 namo；namas 对“那麻”“那谟”，m 都对明母字；“母”有 1 次对 bu。《蒙古字韵》中，微母一般对 v，个别明母如“牟”也对 v。

沙啰巴唇音字对音的轻唇音字太少，并且梵语中也没有对应的辅音，如“发”就用 p 等对。但微母与影、疑、喻等一样对的是半辅音 v，v 应是个零声母，据此推断非、敷、奉等字应该已经从重唇音中分化出来了。汉语的全浊声母已经清化，送气与不送气有区别。

2. 端组

端母对音字 15 个，“当颞踉打捶”对 t，“多丹怛顿都”对 d，“帝睹底耽的”对 dh。透母对音字 3 个，“他挞”对 th，“闼”对 dh，全部对送气音。定母对音字 9 个，“定”对 t，“陀突度提檀”对 d，“驮达地”对 dh，与等次、开合、平仄都没有关系。

3. 知组

知母对音字4个,“胝 te 室 ty”对 t,“致”对 th;“咤”(二等)对 d。彻母“姪”(二等)对 dr。澄母“迟 dī”对 d,“侄 dhy”对 dh。三等“室侄”声母后有 y,结合其他三等开口字,鲜见有 y 作为介音,可能沙啰巴将 y 当作类似 i 的介音。

玄应、义净、不空、慧琳等译音中,都是用 t 组声母对知组,沙啰巴也将“咤姪”作这样的处理,但沙啰巴不少用 t 对知组,与端组混淆了,这些可能是承袭前代旧译。

4. 精组

精母对音字8个,“左赞”对 c,“佐匝际祖积”对 j,“拶”分别对 c 与 j。清母“砌亲”对送气 ch;“粗”对 c 与 j;“粗祖”都对 j。从母“暂”对 j。心母对音字“馱萨悉三娑昔薛苏素莎”10个,无论洪细都对 s。

5. 照组

二等初母对音字“叉刹”对 kʂ,与溪母“佉契”同,与唐代不空译音相同。三等章母“质”对 c,禅母“阁”对 cch。生母“沙瑟”对 ʂ 与 ś,书母“舍设商尸室”与船母“林”(清化)都对 ś。ś 与 c 发音部位相同,比 ʂ 部位稍后。除去“叉刹”对 kʂ,沙啰巴的对音中照二、三组是不分的,擦音生母与三等书母合流,“瑟舍”也能对 s,与精组心母同。

历代经师如玄奘、义净、不空等,都用 c 组对汉语的精组和照组,这并不是精照合流的问题,而是梵文中只有一组齿音。唐代僧人智广《悉昙字记》:“ca 者字(止下反,音近作可反)。cha 车字(昌下反,音近仓可反)。ja 社字(杓下反,轻音,音近作可反。余国有音而下反)。jha 社字(重音,音近昨我反)。ña 若字(而下反,音近若我反)。”(原梵文悉昙字母转写,另“别作”不录。)正是精与照组同用 c 组辅音。

6. 见组

溪母对音字4个,“佉窟”对 kh,“珂”对 k,“佉(三等)契(四等)”对 kʂ。群母对音字2个,“伽瞿”对浊音,前者对 g,后者对 gh。见母对音字21个,“迦岗干戈紧俱羯矩讫”对 k,“智葛揭羯建讫鸡吉”对 g,“孤矩”对 gh,另有“伽”对 kh,“股”对 v,见母主要还是对不送气音。

7. 影组

晓、匣母对音字7个“瞰(匣)、诃喝吽(𪛗)呼酰咽(晓)”,全部对 h,不区别洪细与清浊音。疑母字2个“讖悟”,一开一合,前对 g,后对 Ø。可能“讖”ga 还带有鼻音性质,“悟”完全与影以声母合为零声母。

影母对音字“阿爱恶唵奥遏暗嗚乌污鸣因医伊壹雍”16个,全部对零声母 Ø,仅有合口“哇”与2个云母“韦伟”合口字对 v,微母“尾”也对 v。这是影、云、微合口三等合并为零声母,介音 u 在音节首位发音时有摩擦的性质。这与帮並母字有对 v 的性质不同,帮、並母对 v 可能承袭旧的译法,如玄奘、不空有这种译法。以母对音“曳耶也夜阳药夷”7个字,除了“曳”对 i,其余都对 y[j]半元音的声母;“曳”元音就是 i,前面半元音声母不明显。

8. 泥、娘母

泥母对音字7个,娘母4个,无一例外都对 n,泥、娘无别。

9. 来母

来母对音字21个。口旁的除了“囉”外,“囉嚧嚕喇哩喇”6个字都能对 l 与 r 音;非口旁的“鲁阑辣丽”也能对 l 与 r 音;“浪兰卢璃利”只对 r;只对 l 的有“例隶蓝烈栗”。结合

其偶用 s 对精组与知、章组等例子，沙啰巴对 l 与 r 已不能分辨，不是专门用口旁字对 r。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文字书写的问题，可能实际语音就是这样，如不空的译音也是如此。

10. 日母

日母对音字 3 个：惹、尔、日。“惹”对 jña，与玄奘译法相同；“尔”对 n，与泥母同。jñ 与 n 形式不同；“嚙日啰”对 vajra，“日”对 j，精组字也对 j。“惹”对 jña，鸠摩罗什“般若”对 prajña，“若惹”都是日母马韵字，承袭旧译，对的是巴利文 pañña。jña，唐代的僧人智广、慧琳等用见母“良枳”对，西夏佛典多借用影母“谒”，其时音值还是[ɟɳa:]，其沿用的是唐代不空的系统（聂鸿音 2014:89-91）。“惹”，沙啰巴用的也是前代的译音，声母音值是[ɟɳ]，但“尔”声母 n 是鼻音；“日”j 为半元音，日母已见从鼻音与擦音⇒鼻音⇒零声母之痕迹。至少可以说元代日母字可能有读零声母的迹象，材料太少，待进一步考察。

沙啰巴对音中，汉语全浊声母清化，与清声母混用；送气与不送气基本对立。轻唇音已经分化。照组与精组的擦音开始混淆；照二与照三无分别；知组接近卷舌塞音，与端组发音方法相同。精、见组声母未见有腭化迹象。来母读 l 与 r 音，泥、娘母没有区别，日母字有的读为鼻音或者零声母。读零声母的有微、疑、影、以、云等声纽的字。

(二) 韵母

梵语的长短元音，沙啰巴的对音中并无区别，如“怛侄他”对 tayathā，“啰”可以对 ra 或 rā。我们在下面讨论中不区分梵语的长短元音。

1. 效摄

效摄对音字只有一等“奥”对 au，三等“藐”分别对 me 和 myak。效摄的读音是 au。相应梵文与相关对音如下：

表 1 “藐”梵咒对音表

梵文	汉译	唐·义净	辽·行琳	元·沙啰巴	清·工布查布
same	等	三谜	娑铭	三藐	萨墨
asame	无等	頔三谜	阿娑铭	阿三藐	阿萨墨
samyak	正等正觉	三藐	三藐	三藐	萨墨

沙啰巴 yak 对“藐”属于沿袭旧译；me 用“藐”对，因其是三等字，用 e 表示介音 i+ au。yak 也对“药”（入声药韵）。

2. 流摄

流摄对音字“牟母不”3 个都是唇音字，“母不”韵母对 u，“牟”韵母对 o 和 a，将两个咒语对应的不同译法罗列如下：

表 2 梵咒“brahmaṇiye/amoghāya”经师所对汉字表

	brahmaṇiye	amoghāya
沙啰巴	勃啰河牟尼夷	阿牟羯耶
敦煌藏经 S.1362 等	勃啰河牟尼夷	阿牟迦耶
磧砂藏“柒”函	勃啰河牟尼夷	阿牟迦耶
高丽藏本	幡啰斛摩尼夷	阿牟迦耶
不空（房山石经 No.1048）	没啰憾么掘曳	阿谟伽

敦煌经句本 B7442 等	嚩嚩呬摩尼曳	阿谟伽
真智译本	不啰黑末祢也	哑母屹英

“牟”对 a，沿袭的是旧译。与沙啰巴同时代的真智用“末”（末韵，《中原音韵》中一归入歌戈韵），一般译经中歌戈韵（果摄）读音是 a，元代“末”读为 ma，入声韵尾消失；而“牟”不应是 ma 音，沙啰巴用的是旧译。“牟”对 o，因 mo 与 mu 读音相近，如真智用“母”对 mo，亦是。

汉语流摄（尤侯韵）重唇音字与遇摄（鱼模韵）读音相同，应肇于隋唐时期的北方地区（周祖谟 2001:275-276；李荣 1985:9），到晚唐五代时期南北方音中都出现了（李林青 2011:94）。反之，流摄其他声母的字韵母可能还是 ou 类，与现代北方官话的读音相同。

3. 蟹摄一等

蟹摄一等对音字只有“爱”对 ai，《蒙古字韵》中“爱”音 aj，蟹摄梵汉对音一般都对 ai。对音中蟹摄未见二等字，一、二等是否有别未知。

4. 果、假摄

果摄对音字开口“阿左陀多驮哥伽讖诃佐珂佉那奈啰婆须跢他”19个、合口字“埤么波婆莎摩跛”7个全部对 a 元音；只有“戈”（合口）对 au。另有“啰婆摩”对 o 元音。假摄对音字“巴阇咤佉迦叉麻拏沙舍哇耶也夜打”15个，全部对 a 元音；只有“奈麻”对 namo (namas, 见前)，“麻”对 mo。这段“阿弥陀佛”的咒语，一般有广、略两本，沙啰巴译“奈麻”见于这段陀罗尼的开始部分，我们将相关译法列表如下：

表3 梵咒“namo/namah”经师所对汉字表

唐·菩提流志《佛说文殊师利法宝陀罗尼经》（《大正藏》No.1185a）	—	曩谟
刘宋·求那跋陀罗《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》（《大正藏》No.368）	—	南无
《阿弥陀佛说咒》（《大正藏》No.369）	那谟	那摩
辽·行琳《阿弥陀佛大身陀罗尼》（《房山石经》No.1071）	曩谟	曩谟
《阿弥陀佛大思惟经》（《大正藏》No.901）	那谟	那谟
宋·法贤《佛说无量功德陀罗尼经》（《大正藏》No.934）	那谟	那莫
《圣无量功德赞叹陀罗尼》（《西藏大藏经》（德格版）No.679=851）	namo	namo
元·八思巴辑《五方佛真言-阿弥陀佛根本咒》（《大乘要道密集》卷四）	—	那谟
唐·不空译《无量寿如来观行供养仪轨》（《大正藏》No.930）	曩谟	曩莫
《密咒圆因往生集》（《大正藏》No.1956）	捺么	捺麻
辽·行琳《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光如来根本陀罗尼》（《房山石经》No.1071）	曩谟	曩莫
沙啰巴译《无量寿如来根本真言》（《净土十要》第八）	奈麻	奈麻
敦煌梵文曼陀罗印本	namo	namah

沙啰巴译“奈麻”梵文是两个不同词形，一般汉、藏译不作区分，其他汉译后一个 mo 都用果摄字对，八思巴也如此，只有沙啰巴全部用“麻”（假摄）对。唐怀海集编、清仪润说义《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》（Cbeta）卷二有“放生赞”作“奈麻”，与沙啰巴同，其他僧人多译此作“南无”。

沙啰巴对音的果、假摄元音多对 a，这两摄读音相同或相近。《蒙古字韵》果摄为 o、假摄为 a。但沙啰巴果摄有“啰婆摩”对 o 元音，说明果摄开始有读 o 的现象。果、假摄元音相同或相近，历史上的经师对音一般用果、假两摄分别对 a 和 ā。西晋的竺法护、法矩等（刘广和 2002:197），东晋的法显、佛驮跋陀罗等（刘广和 2002:163），姚秦鸠摩罗什（施向东 2009:99），十六国时代的僧伽提婆、佛陀耶舍、昙无讖等（施向东 2009:113），北朝经师（施向东 2009:128），唐代玄奘（602-664）（施向东 2009:48）、义净（635-713）（Coblin 1991:80-81）、不空（705-774）（刘广和 2002:49）、慧琳（733-817）（聂鸿音 2014:30）、施护（?-1017）（储泰松 2014:59）等，其对音中两摄元音都是 a。汉语语音史上也存在歌、麻同韵现象，唐五代时期北方汉语地区诗文用韵（储泰松 2006:139）、汉藏对音资料（罗常培 2012:60）、宋代后汴洛方音为主的中原官话等（周祖谟 1966:604-605），都有歌、麻同韵的现象。

5. 遇摄

遇摄对音字是一等和三等合口字，未见三等开口鱼韵字。“补部菩粗睹都度孤祖鲁奴普卢苏素鸣悟污噜噓矩脯俱”对 u，“呼瞿乌谟”对 o，主要是两个元音发音相近而混。“菩俱噜”对 u 与 o。另有“无股”对 a，“噓”对 rā 和 rau。

“南无”对 namaḥ，这个属于沿袭旧译。“股啰帝囊” varttiṇām 中“股”为“般”之形讹，同时代释智此咒译作“不啰低嘿”。ar，沙啰巴一般用药韵“嚙”字对。此咒语，沙啰巴对音声韵都对不上。《中华大藏经》用元代普宁藏字形是“般”，沙啰巴“般”多对 pa，梵语 v 一般对汉语浊音並母，沙啰巴对音中全浊声母与清音声母混淆，所以“般”可对 var。“噓”对 lu 或 ru，又对 au 与 a。这两条咒语相关对音见下：

表 4 梵咒“rātrīye/raudrīye”经师所对汉字表

		rātrīye	raudrīye
沙啰巴		噓底喇夷	噓帝喇夷
敦煌藏经咒	S.2542	阿啰哆哩曳	阿啞那啰曳
	B7436	啰怛哩曳	阿啞底梨曳
	B7434	啰地令兮	啞地令兮
元·真智		啰得哩英	啞得哩英
五代·慈贤		啰底哩曳	啞底哩曳
唐·不空		—	啞捺哩曳

“噓底喇夷”普宁藏字形即作此；但据其他译文，此中“噓”可能是“啰”之形讹。“噓帝喇夷”，其他经师用“啞”“唠”等效摄字对，五代慈贤用“啞”（《龙龕手镜》音“洛”（来母铎韵）），唐菩提仙《大圣妙吉祥菩萨秘密八字陀罗尼修行曼荼罗次第仪轨法》中“啞”对 raḥ，与此能合；元代真智用“啞”（音“浪”），可能阳声字韵尾脱落。沙啰巴用“噓”对 rau，因为梵语中 au 音近 o（巴利语中只有 o，没有 au），将 rau 当作 ro 了。

6. 止摄与蟹摄三、四等

梵语中 y 是个半元音，前有辅音时与 i 相同。归纳时，我们将 y 当 i 看。

止摄中，支（纸真）韵“璃”对 y（即 i），脂（旨至）韵“比毗鼻伊胝”对 e，“毖迟地利喇尼尸晒致”对 i，“喇尼”两对 e 和 i；之（止志）“医你”对 i；微（尾未）韵“韦尾”

对 vi, “伟”对 ve, v 当作合口介音。另有“夷”(脂)对 ya, 咒语梵文是 pūraya, 沙罗巴用“脯啰夷”对; 义净对“脯嚙也”, “也”是三等麻韵[ia], y 可以当作 j 介音。沙罗巴的对音“夷”对 ye 或 y 多见, 对 ya 仅此一例, 可能是“夷”仅对 y, 元音 a 未对。

蟹摄对音字有三等“际例”(祭)、四等“闭砌提帝酰隶丽例”(齐霁)对 e; “曳”(祭)“底鸡曳契鞞迷丽例”(齐霁)对 i。其中“丽例”对 e 和 i。

梵语元音 e, 沙罗巴用蟹摄三、四等字多于止摄字: 梵语的 i 多用止摄字对。这只是个字习惯而已, 并没有规律, 止摄的“唎尼”、蟹摄的“丽例”、入声“蔑讫”都可以两对 i 和 e。这表明当时汉语中蟹摄三、四等字已经与止摄字合并了, 也说明梵语 e 与 i 读音接近易混。

7. 阳声韵尾

中古音汉字阳声韵尾 -n、-m、-ŋ 三分, 沙罗巴对音中只有 -n、-m 两种韵尾。阳尾 -ŋ 的汉字, 对音中使用的有宕摄“岗当曩囊忙浪商阳”8 个, 梗摄“定”、通摄“雍”。我们将这些对音罗列如下:

表 5 沙罗巴宕梗通摄汉字梵语对音表

1.忙伽例	māṅgalye
2.定葛烈	tiṅkale
3.阿母岗	amukaṃ
4.钵啰当鸡啰毗药	pratyaṃḡirebhyāḥ
5.室葛浪	śiḡhraṃ
6.阿商	āśāṃ
7.睹嚙雍	drūṃ
8.母驮囊	buddhānāṃ
9.股啰帝囊	vartīnāṃ
10.乞叉阳	kṣayan
11.阿啰跛左曩野	arapacanāya

表中一种是 m (或 ṃ)、ṅ 后接一个 gk, 就是汉语的 -ŋ 尾, 如表中 1-4; 一种完全是 m, 如表中 5-9; 第 10 例“阳”对 -n, 表明 -m、-ŋ 韵尾混并多见, -n 与 -m、-ŋ 也开始混并了。第 11 例“曩”1 次对纯元音 a, 我们罗列这个咒语及其后一句的不同译法, 如表 6 所示:

表 6 梵咒“arapacanāya/te namaḥ”经师所对汉字表

	arapacanāya	te namaḥ
宋·施护	阿啰跛左那野	帝那谟
宋·金总持	阿啰钵左那野	谛曩莫
沙罗巴	阿啰跛左曩野	帝那谟
元·释智	啊啰钵捺捺拽	訶捺麻

沙罗巴改译用“曩”对纯元音 a, 可能表明阳声韵尾有消失的迹象。宕摄元音是 a; 梗摄四等字元音是 i (定); 通摄元音是 u (雍)。

阳尾 -m 的字, 对音中有咸摄“暗耽暂蓝南喃唵三”与深摄“咩咩”, 韵尾全部对 -m。咸

摄除了咒语的固定用字“唵”元音对 o 外，其他“暗耽暂蓝南喃唵三”对 a。深摄“咩咩”对 hūm 是固定用字。咸摄“梵”对 -ān。

阳尾 -n 的字，对音中有山摄的“丹檀干唵兰赞（一开）班斑（二开）建（三开）满（一合）”全部对 -an；臻摄开口三等的“亲因紧”对 -in，合口的“顿门”对 -un。另外，这组的“阑曼频”既对 -n，也对 -m。咸摄的“梵”对 -n，宕摄的“阳”对 -n，应是 -n、-m、-ŋ 三种韵尾有混淆的情况。山摄元音对 a，不分开合与等次。臻摄三等开口元音对 i，合口对 u。

（三）入声

1. 入声韵尾

中古入声字有 -p、-t、-k 三种韵尾。沙罗巴入声字“恶药”对 aḥ，梵语中 ḥ 是一个 visarga（止声或者止韵，表示元音后一种短暂的停顿），“积”对 jit，“穆”对 muk。“积”为中古昔韵是 -k，此对 -t。对音中有 56 个入声字，仅 4 个对塞尾，比例很低，并且“穆”分别对 mo 与 mu 开音节。表明当时入声字塞尾混淆或消失了，可能仍有入声的语感，沙罗巴对音中未见用阴声字对有塞尾的音节。

2. 对 a 元音

汉语入声字对 a 元音的有：

① -t 尾：山摄有一等开口曷韵“遏怛达阏葛喝辣萨拈”，合口末韵“钵跋拔般勃”；二等黠韵开口“刹”；三等开口薛韵“别设”，三等月韵“揭羯发伐”，四等屑韵字对 i。

“羯哩帝”kīrti，“羯”对 kīr，r 是个半元音，可以 ir 联，也可以对“哩”。臻摄“瑟”（栳）有一例对 ṣa。这个咒语“viṣade”对音如下：

表 7 梵咒“viṣade”经师所对汉字表

	viṣade
沙罗巴	毖瑟帝
不空（房山石经 No.1048）	尾舍祢
敦煌经句本 B7442 等	肥舍陁
真智译本	喻折帝

沙罗巴用“毖瑟”分别对 i、a 元音，这段经文前有 viṣṇaviye 对“毖瑟拏鞞夷”。对音取前面音节，用 viṣa 当作 viṣ。“瑟”常对 si 或 se，如 bhāṣite “婆瑟胝帝”，ghoṣe “瞿瑟”。

② -p 尾：咸摄一等合韵开口字“匝纳馱”。

③ -k 尾：宕摄一等铎韵开口“恶”，三等药韵开口“若惹药”与合口“嚙”。入声药铎韵对元音 a，与歌戈韵读音相同，不同于《蒙古字韵》中并入萧豪韵对 aw。

3. 对 i 和 e 元音

入声一等合口没韵“唵”，开口三等质韵“栗吉壹室”、迄韵“讫”、昔韵“逼积”，四等屑韵“蔑”，对元音 i。梵语中 y 是个半元音，作元音，与 i 相同，对 y 的“必侄室”（质）与“的”（锡）元音也是 i。“密质”（质）“昔”（昔）“烈薛”（薛）“喇”（曷）对元音 e。“蔑讫”两对 i 和 e。

4. 对 u、o 元音

“突窟喞（没）秫（术）穆（屋）”合口入声字对 u 或 o。u 与 o 主要发音相近，如“穆”

对 mu 和 mo, 遇摄“呼瞿乌谟”对元音 o。没韵: u/o。屋: u/o。术: u。

沙罗巴对音的韵母方面, 果、假摄读音相同或接近, 部分果摄字元音开始高化, 读为 o; 蟹摄三、四等字并入止摄读 i, 一、二等字独立, 为复元音 ai; 流摄重唇音字读入遇摄 u, 其他读音是复元音 ou; 效摄是复元音 au。阳声韵, 特别是 -m、-ŋ 多混淆, 个别阳声韵尾脱落了, 只对元音; 宕、江、山、咸摄元音对 a, 不分开合与等次。臻、侵、梗摄开口元音对 i, 合口对 u; 通摄元音对 u。入声韵尾 -p、-t、-k 基本消失, 可能仍有入声的语感; 山、咸、宕、江摄主要元音为 a, 宕、江摄入声读入果摄; 臻、侵等摄入声开口元音为 i 和 e, 合口韵对 u。声调的类别无法分别。

二 声韵系统的比较

剔除一些旧译惯外, 与中古音的系统比较, 沙罗巴对音声韵调系统的主要特点是:

(1) 汉语全浊声母清化, 与清声母混用; 送气与不送气基本对立。(2) 轻唇音已经分化。(3) 照二、三、组不区别。(4) 来母读 l 与 r 音。(5) 泥、娘母没有区别。(6) 日母字有的读为鼻音。(7) 疑、影、以、云、微等母读零声母。(8) 果、假摄读音相同或接近, 部分果摄字元音开始高化, 读 o。(9) 蟹摄三、四等字并入止摄读 i, 一、二等字读 ai。(10) 流摄重唇音字与遇摄都读 u, 其他字是复元音 ou; 效摄读 au。(11) 阳声韵 -m、-ŋ 混淆多见, 个别字只对元音。(12) 宕、江、山、咸 4 摄元音对 a。(13) 臻、侵、梗 3 摄开口元音是 i, 合口是 u; 通摄元音也是 u。(14) -p、-t、-k 入声韵尾基本消失, 可能仍有入声的语感。(15) 山、咸、宕、江 4 摄主要元音为 a, 宕、江 2 摄入声读入果摄。(16) 臻、侵等摄入声开口元音为 i 和 e, 合口韵对 u。

除去具体音值的描写, 大致语音规律, 我们总结为下表 11 项。这些语音现象, 我们将其与宋、元、明时期主要的对音材料进行比较如下。

表 8 宋元以来非汉语与汉语对音语音特征比较表^①

	沙罗巴对音特点	西夏语	梵语	契丹语	字韵	音韵	波斯语	蒙古语	女真语	高昌语	畏兀儿语
1	照二三合流	+	+	+	+	+	+	+	+	+	+
2	蟹摄三四等止摄读 i	+	+	+	+	+	+	+	+	+	+
3	流摄重唇字遇摄读 u	+	+	+	+	+	?	+	?	+	+
4	全浊声母清化	+	-	+	-	+	+	+	+	+	+
5	宕江摄入声读果摄	+	+	+	-	+/-	+	+	+	+	+
6	疑影以云读零声母 Ø	+	+	+	-	-	+	+	+	+	+
7	阳声韵尾混淆	+	+	+	-	-	+	+	+	+	+
8	入声韵尾消失	+	+	+	-?	+	+	+	+	+	+
9	果假摄音同	+	+	+	-	-	+	+	+	+	-
10	果摄部分读 o	+	-	+	+	+	+	+	+	+	+
11	日母字有读为鼻音	+	-	-	-	-	+	-	-	-	+l

^① 梵语对音用的是“施护”, “字韵”指《蒙古字韵》, “音韵”指《中原音韵》。其他见参考文献所举。

与这些语音资料比较,照二、三组声母合流、蟹摄三、四等止摄读 i、流摄重唇音字遇摄读 u,是《蒙古字韵》《中原音韵》中都存在的语音现象,属于普遍的语音现象。

全浊声母清化、入声韵尾消失并入阴声韵,除《蒙古字韵》中没有外,是《中原音韵》等其他资料都存在的语音现象。

疑、影、以、云等母读零声母 Ø、阳声韵尾特别是 -m 并入 -n、-ŋ,除了《蒙古字韵》《中原音韵》外,其他语音材料都有的现象。

果、假摄元音读 a、果摄部分读 o,这是果摄与假摄从合到分的一个发展阶段。果、假 2 摄读音相同或相近是宋代河洛方音特点;到了元代初期,果摄元音高化 a>o,与假摄分立。沙罗巴的对音基本反映了这种语音演变的进程。

宕、江摄入声读果摄 o,这是从唐五代到现代大部分汉语官话方言中都存在的现象,只有少数的包括北京官话在内的东北与冀鲁官话中,宕、江摄入声读 au。其实,《蒙古字韵》宕、江 2 摄入声放在效摄中,与其平、上、去形成四声格局,这是类似邵雍《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》用宕、江摄入声配效摄的一种等韵方法,是对《韵镜》入配阳的一种革新而已,并非实际的语音。《中原音韵》宕、江摄入声都有萧豪与歌戈的两读,读歌戈韵的是实际语音;读萧豪(即效摄)一则可能是照搬了《蒙古字韵》等韵格局而折合的读音,也有可能是辽、金时代以来大都为核心区的北方读音的反映。

日母字读鼻音,这是一种新兴的语音变化,只有少数的如波斯语、畏兀儿语对音中才有,汉语的日母字,《畏兀儿馆译语》中畏兀儿语对 l,就是 n 的变体,但是因其对音字太少,不能下断语。沙罗巴的对音,其实反映了宋元以来汉语通用语的实际语音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布日古德. 2012. 《〈华夷译语〉(甲种本)译音汉字研究》,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
- [2] 陈得芝. 2005. 《元代内地藏僧事辑》,《蒙元史研究丛稿》第 233-251 页,北京: 人民出版社.
- [3] [宋]陈彭年. 2008. 《宋本广韵·附韵镜七音略》,(南宋巾箱本影印),南京: 江苏教育出版社.
- [4] 陈新元. 2015. 《元代福建多族土人圈研究三题》,《中国边疆民族研究》(第九辑)第 21-57 页,北京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.
- [5] 储泰松. 2006. 《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》,合肥: 安徽大学出版社.
- [6] 储泰松. 2014. 《佛典语言研究论集》,芜湖: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.
- [7] 道尔吉、和希格. 1985. 《女真译语研究》,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增刊.
- [8] [德]傅海波(Herbert Franke). 2008. 《元代西夏僧人沙罗巴事辑》,杨富学、樊丽沙译,《陇右文博》第 1 期.
- [9] 傅林. 2013. 《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》,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.
- [10] 龚煌城. 2005. 《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》,北京: 民族出版社.
- [11] 李林青. 2011. 《四川、两湖、江西地区唐五代诗歌用韵研究》,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.
- [12] 李勤璞. 2011. 《沙罗巴新考》, http://www.fjnet.com/fjlw/201108/t20110803_183301.htm.
- [13] 李荣. 1985. 《论李涪对〈切韵〉的批评及其相关问题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 1 期.
- [14] 刘广和. 2002. 《音韵比较研究》,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.
- [15] 罗常培. 2012. 《唐五代西北方音》(新 1 版),北京: 商务印书馆.
- [16] 孟达来. 2016. 《〈畏兀儿馆译语〉汉字音译方式研究》,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.

- [17] 聂鸿音. 2014. 《古代语文论稿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- [18] 宁忌浮. 2016. 《汉语韵书史·金元卷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- [19] 祁宏涛. 2013. 《〈高昌馆杂字〉研究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
- [20] 沈钟伟. 2015. 《蒙古字韵集校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。
- [21] 施向东. 2009. 《音史寻幽》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。
- [22] 王启龙. 1997. 《沙罗巴译师考述》，《西藏研究》第3期。
- [23] [元]王恽. 1929. 《四部丛刊·初编集部·秋涧先生大全集》，张元济等辑，江南图书馆藏弘治中刊本，上海：上海商务印书馆。
- [24] 周祖谟. 1966. 《问学集》（下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- [25] 周祖谟. 2001. 《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。
- [26] [日本]远藤光晓. 2016. 《元代音研究——〈脉诀〉ペルシヤ语译による》，东京：汲古书院。
- [27] Coblin, W. South. 1991. A Survey of Yijing's Transcriptional Corpus. 《语言研究》第1期。

A Study on Chinese Phonological Features as Reflected from Shes-rab dpal's Mantra Transcription in the Yuan Dynasty

XU Chaodong

[Abstract] The main Chinese phonological features, as reflected from the mantras of the dharani scriptures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into Chinese by the lama Shes-rab dpal in the Yuan Dynasty, can be put as follows. As for initials, the voiced initials are devoiced, no distinction still exists between Division II and Division III *Zhao* 照 initials, the initial *Lai* 来 is pronounced /l/, the initials *Ni* 泥 and *Niang* 娘 are no longer distinguishable, and the initials *Yi* 疑, *Ying* 影, *Yi* 以, *Yun* 云 and *Wei* 微 merge into \emptyset . Regarding the rhymes, the vowel of some *Guoshe* 果摄 characters is pronounced /o/; the vowel of Divisions III and IV *Xieshe* 蟹摄 characters is pronounced /i/, merging into the *Zhishe* 止摄, while Divisions I and II *Xieshe* characters are separated from those of Divisions III and IV and are pronounced /ai/; the vowel of the *Liushe* 流摄 characters with bilabial initials is pronounced /u/; and the vowel of the *Xiaoshe* 效摄 characters is pronounced /au/. With regard to the finals, the nasal finals merge, and the stop finals are lost so that the vowels of the *Dangshe* 宕摄 and *Jiangshe* 江摄 characters, originally with stop finals, are mostly pronounced /o/.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can be claimed as that of the standard form of spoken Chinese in the Yuan Dynasty.

[Keywords] Shes-rab dpal mantras transcription standard form of spoken Chinese in the Yuan Dynasty

(通信地址：100083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研究与文化传承基地)

【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】